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橫塘集卷八

宋 許景衡 撰

表

代賀紫芝表

協氣橫流珍符委至一人有慶萬邦咸休中賀竊以再闢河湟肇自仁聖雖曰復古之迹實昭繼代之功德既洽於淵泉瑞乃形于草木稜層挺秀萃天地之英華雜沓縱觀駭縉紳之耳目允契千齡之運豈比九莖之歌恭

惟皇帝陛下孝通神明恩被動植受此天申之命燦然
地產之祥燕及羣生咸獲嘉祉臣叨蒙宸眷遠守帥垣
獲覩殊休莫預四方之來賀式傾善頌永言萬壽之無
疆

天寧節賀表

上帝眷命用寵綏於四方率土傾心祝誕彌於良月中賀
恭惟皇帝陛下以神明之德繼天地而生憐憫下民敝
於逐末照臨中國悉俾還淳俗既格於不迷人宜錫以

難老茂享無疆之壽式符有道之長臣叨綴邇班屬拘遠守歸美以報咸歌天保之詩與物皆昌竊效封人之祝

代賀宗祀表

致享合宫神天昭格孚號率土福禄攸同盡日月之照臨均手足而舞蹈中賀竊以宗祀配帝所以得萬國之歡至德順民不獨教諸侯之孝若古有訓惟聖為能恭惟皇帝陛下純誠祀天明禋備物既右烈考欽承如在之

神延及羣生皆知必至之恵禮行穀旦慶浹縣區無疆惟休自今其始臣叨持從槖假守帥垣丕顯丕承雖弗獲從清廟之奔走我將我享尚庶幾美盛德之形容臣無任

代賀降西蕃王子表

天威遠暢蕃部来降慶在一人歡傾四海中賀竊以湯聖昭假氐羌莫不来王舜德誕敷苗民無復逆命適當盛世度越前聞恭惟皇帝陛下睿知有臨神武不殺招攜

懷遠方絕域之咸賓慕義向風有名王之樂附於昭偉
烈益顯貽謀臣假守遠藩欣聞慶事同四方之賀雖忝
近臣上萬年之觴阻陪都護臣無任

代賀環慶捷奏西蕃偽王子降表

赫然天討洊奏捷書蠢爾羌童聿歸聖化朝廷多慶海
宇均歡（中賀）竊以有此武功周王既伐於崇國誕敷文德
虞帝遂格於苗民屬我熙朝萃茲休烈恭惟皇帝陛下
雷霆震疊天地生成鞠旅陳師運神謀而折馘招攜懷

遠致異類以来庭蓋威之所制者不愆故德之所加者彌廣於昭顯烈坐格丕平臣叨綴近臣恭聞盛事四方来賀悵江海之獨遥萬壽無疆望雲天而傾祝臣無任

賀河清表

駿命有歸篤生千載之上聖澄瀾告瑞乃在九河之下流凡屬照臨孰不鼓舞中賀竊以靈源五色實兆帝王之作興曠世一清概見古今之紀述雖曰流傳之不妄猶患寂寥而無聞事出非常理宜有待惟章聖之在御有

靈寶之發祥賁動縣區焜耀方冊創業垂統傳休德於
無窮繼體守文格珍符之委至矧乾寧建壘之所當洪
河入海之衝會原委以來同宜休嘉之濬發於昭景貺
厥邁前人恭惟皇帝陛下宅心唐虞比肩文武上帝之
所眷佑斯民永有依歸孝極奉先水皆潤下流而不雜
湛分千里之渾渾巍乎有成慶在一人之穆穆臣叨持
從槀假守塞垣眷此殊禧見于所部河水九折有再出
之榮光天子萬年敢對揚於休烈臣無任

代人除蜀漕表

井谷無與敢期當宁之知雲漢爲章忽降自天之命輟北道之斂散揔東蜀之轉輸拜命非常撫躬增懍中謝臣東南冷族江海微生少也無奇徒服勤于簡冊長而不競亦濫綴于搢紳昨玷睿恩再將使指坤維萬里河朔二年每自勤于驅馳冀少酬于生造鴻私無極冗役少安重念先臣受知神考進登禁從出守帥垣首尾三年之間委曲十行之詔料敵嘗稱其愼重眷留仍許以忠

誠蕞爾諸孤雖不廢箕裘之習惕然小己實恐貽門戶之羞豈意上簡淵衷親紆宸翰追懷往遇復責後來粲然奎璧之文逮茲牛馬之走亟蒙嚴召入奉燕閒獲伸款款之愚少盡拳拳之義屬之以將漕大計戒之以鎮拊小民欽若聖謨具昭德意重沿家世而敦獎實為存沒之至榮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大德并包至明旁燭制治無有遠近俗已大同録善及其子孫人皆知勸致茲疎冗亦被寵光敢不勵夙昔以飲氷視險艱而叱馭世

濟其美雖有愧于前修乂教之忠誓不渝于素守庶幾塵露仰報邱山臣無任

謝御史中丞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試御史中丞尋具狀辭免蒙賜詔書所請宜不允者起廢瑣闈已誤甄收之渥執憲烏府重叨超進之恩自惟積釁之餘且困纏痾之久忱辭懇迫竊效於循墻温詔丁寧莫回於渙汗靦焉拜命惕若臨淵中謝伏念臣一介迂愚半生齟齬自備使令之乏

洊膺簡拔之私項綴臺僚嘗汙言路既不能指陳時政
又不能糾正官邪卒以曠瘝自貽斥逐比蒙拔拭盖出
矜憐講禮奉常兼冐銅龍之直試言禁掖旋陪金馬之
游未酬天地之生成巳歎風波之流落粤從去國惟日
省愆奉香火於祠庭獲安故里竊斗升於賜廩重愧空
飡方國步之多艱慶龍飛之在上四方傾耳須號令之
更新多士屬心知朝廷之求舊維時風憲宜得忠賢顧
巳試而無堪敢强顔而冐處恭承明訓莫遂牢辭盖人

臣事君在於勿欺而王者用人亦常使過苐慚闇劣莫副明揚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勇智表於萬邦孝悌光於四海拯國家已墜之緒紹祖宗無疆之休去凶邪而登俊良咸欣千載之遇修政事而攘強敵即迎二聖之歸有如薄識之庸愚亦預中興之選擇臣敢不益堅素守勉蹈所聞雖一簣為山敢云或止而萬折之水要在必東永肩此心以報殊寵臣無任

辭免右丞表

臣某言伏蒙聖批除臣尚書右丞尋具劄子辭免繼奉
詔書所請宜不允者祗被異恩擢陪大政凡才蹇淺亦
既力辭温詔丁寧未蒙賜可敢再傾于誠懇仰冀於
矜從（中謝）伏念臣起自江湖之間辱在紀綱之地徒以朴
忠而自獻不知狂易之為非惟時艱虞無裨聽納曠官
之罪宜正典刑陟明之恩乃司丞轄上焉有忝於國體
下則深累於臣私伏望皇帝陛下大度兼容至明旁燭
雖命不可易初或誤於出綸若事得其宜亦何嫌於反

汙俯躬以俟得請是期臣無任

謝右丞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特授臣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特封瑞安縣開國男食邑四百戶尋具表辭免蒙賜詔書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者總憲府之紀綱初無顯效陟中臺之管轄復玷殊恩亟疏孱微仰祈照鑒再瀆已寬於嚴譴十行洊降於溫言弗容牢辭輒已拜命中謝恭惟國家建六官以修政事分兩轄以督維綱均謂輔臣參與治

體平時選擇皆天下之英才同德贊襄躋域中於仁壽
矧在艱虞之際益知授受之難伏念臣十年決科三紀
作吏斗釜日饕於天禄絲毫無補於公家白髮蒼顔憔
悴百罹之後驚風駭浪飄零三黜之餘已分退藏旋蒙
收召綴近班於瑣闥未及論思訪陳迹於霜臺恍如夢
寐造膝上勤於三接沃心曽乏於一言念執邦憲而糾
官邪已孤任屬則謀王事而贊國論何取庸虛雖自列
以籲天訖莫回於渙汗夫何譾薄有此遭逢兹蓋伏遇

皇帝陛下勤儉御于家邦化育參乎天地隆寛盡下以通四海之情詢事考言以察羣臣之實有如近列宜得名儒不圖孤立於傾危獨受聖知而録用臣敢不激昂晩路淬礪初心永惟承學之淵源尤在事君之忠義進思展盡期上報於生成言或迂疎亦何逃於黜罰念兹終始實賴照臨臣無任

謝賜物表

生育在辰方兹永慕匪頒備物申以温言祇服寵光惟

知悚惕謝中臣粗沿末學遭遇盛時禄不逮親徒興懷於勞瘁恩惟厚下叨拜賜之光榮恭惟皇帝陛下以愛物之仁厚使臣之禮方務隆於國體俾胥慶於家庭敢不欽戴鴻私激昂晚節欲報之德或負素心能仕之忠敢忘遺訓臣無任

又

使華臨寵天語推褒燦名物之滿前惕疲駑而拜賜謝中伏念臣生而顓魯迫於賤貧在負米之初心止期三釜

記設弧於斯日獨厚百朋悵崇養之無從顧恩頒而有

靦恭惟皇帝陛下德參天地信及豚魚每惟慶賚之行

不爽始生之旦矧珍奇之溢數備讌喜之殊私揆以庸

虗豈所當得雖羔羊正直願成王化之功而蓼莪劬勞

已輟門人之誦臣無任

代謝賜歷日表

仰稽天令俯授人時詔令駿發於九重正朔一新於四

海長民于此拜賜為榮中謝竊以治歷明時有天下之所

先務迎日推策非聖人莫與成能俾民知寒暑之期縣吏有承宣之效聿興嗣歲爰錫新書申以温言欽哉有土恭惟皇帝陛下儀刑神考體蹈帝堯有平成天地之功得歷象日月之法四時不忒百穀用成丕建太平適當今日臣濫侍從稟假守塞垣念方竭其惷愚豈敢忘於奉順臣無任

婺州代謝賜歷日表

堯階授歷聿興嗣歲之期漢郡承流共仰先天之治寵

光至渥德意咸孚慈惟皇帝陛下寅畏三無協循五紀數本在躬之錫策由迎日而推和玉燭於四時敦竆成化膺珍圖於萬國悉俾同文不愆震兊之常誕布甲寅之信臣叨分竹使祇奉禮書順令班條想清臺之候氣使民觀象跂魏闕以馳情臣無任

謝賜對衣金帶等物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特賜臣對衣一襲金腰帯一條鍍金銀鞍轡馬一疋者十圍煥爛副以笥衣千里瓌奇加之

寶帶祇拜非常之賜第懷不稱之慚中謝伏念臣江海孤生庠序後輩徒步京國所覩至微衣敝緼袍何恥之有不圖晩遇寖歷華塗未殫論思獻納之勤已冒衣被服乘之寵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經緯天地駕馭英雄法漢祖之解衣眷康侯而錫馬豈伊玼賤亦玷匪頒臣敢約束身章期不致於縱弛顧瞻鞭影或稍進於尋常雖竭疲駑莫酬覆幬臣無任

代人謝表

東南六路方祇役於轉輸燕趙兩河乃誤司於貿糴亟
蒙嚴召獲望清光羣玉英躔躐升論譔兼金寶帶洊被
寵頒仰異數之頻仍撫微躬而震慄中謝伏念臣早緣簡
擢寖冒使令緜力薄材了無一德隆恩厚施常越稠人
項自坤維易使江右山川彌遠職事在所必躬舳艫相
銜歲計偶然告辦雖究心於狗馬常軫慮於淵冰敢意
記憐以時甄拔總漕運以赴上國曾未効於拙勤廣聚
蓄以餉北陲乃獨煩於臨遣矧當陛下布昭神武恢復

新疆如熊如羆以戰則克足兵足食莫此為先欲奔走
成命則自揆無能欲傾倒丐免則或疑避事徬徨失次
進退無從幸嗣對於便朝得欽承於獨斷凡茲纎悉備
極丁寧念畀付之非輕豈庸虛之能副六持使節常虞
鼠技之窮再錫身章徒重鵜梁之刺而況濫塵中秘猥
預俊游念昔先臣嘗居撰述之職豈伊小子獲承家世
之榮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體蹈有虞儀刑神考得詢事
考言之要成任賢使能之功有如斷斷之無知亦被循

循之善誘薫然德意賜以褒嘉雖復即於馳驅已濫叨
於優渥臣敢不淬礪柔鈍鞭策疲駑臣無任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橫塘集卷九至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副貢生臣杭光晋

橫塘集卷九

宋　許景衡　撰

劄子

論宗澤劄子

臣竊聞議者多指開封尹宗澤過失事未知是否如何澤之為人及其為政固不能上逃聖鑒第未知果指何事而言也若只緣拘留金國使人此誠澤之失也然其本心只緣忠義所激出於輕發未盡識國家事體耳又

未知別有何等罪犯也然臣自浙度淮以至行在得之來自京師者皆言澤之為尹威名政術卓然過人誅鉏強梗撫循善良都城帖然莫敢犯者又方脩守禦之備歷歷可觀臣雖不識其人竊用歎慕以為去冬京城之內不能固守良由大臣無謀尹正不才之故使當時有如澤等數輩赤心許國相與維持則其禍變亦未至如此其酷也往者不可咎來者猶可追今來只校其末節小疵便以為罪而不顧其盡忠報國之大節則臣雖至

愚竊以為過矣況澤昔在河朔遭遇陛下遮留拱衛繼叅幕府宣力為多今尹天府其績效又彰彰如此則其所為終始亦可考矣而議者獨不能少優容之其不恕亦甚矣乎且開封宗廟社稷之所在其擇人居守尤非他州别路之比今若罷逐澤則當别選留守不識今之搢紳其威名政績亦有加於澤者乎若有其人則除授交割尚費日月兵民亦未信服防秋是時計將奈何若未有其人則澤未宜遽然更易也人材難全久矣惟聖

人以天地為度包容長養兼收而並用之庶幾其有濟也其宗澤伏望聖慈上為宗廟社稷下為京師億萬生靈特賜主張厚加委任使成禦亂治民之功天下幸甚臣無任懇切拳拳之至取進止臣所論宗澤事本欲請對數奏緣臣所患未安所以先次封進上勤聖覽伏望獨斷力賜主張其留中及付外廷並取聖裁

論郭仲荀畫一劄子

臣伏見郭仲荀制置東南招捉盜賊畫一申請除東南

按撫發運監司並聽節制一項昨奉聖訓已行正外所
有乞體究當職官失職選官承替尤為非宜何則戎事
民政初不相干官吏失職或有騷擾監司都守職當按
劾令仲荀只縁招捉盜賊乃欲按治州縣既紊常制顯
屬侵官凡令監司廵歷所部或受牒訴或按刑獄茍非
本職於法並牒送所屬監司施行蓋不敢專也如此令
仲荀乃欲盡總東南之事以重巳權殊不知侵官違法
亦已甚矣又晝一項内乞支降銀絹以為犒設激賞又

別乞給度牒一百道朝廷並已應付乃恐銀絹用盡乞於所至州府據合用數取索限一日應副臣契勘東南州郡昨緣調發勤王人兵府庫所有為之一空今若依仲荀所請凡有不時之須限一日應副深恐東南州郡猝然無以供之既迫限期又畏按治勢必強取於民其為騷擾抑又甚矣是則招捉盜賊未見其利而良民先被其害也方當艱難之時民心動揺之際豈可不為之顧卹哉臣愚伏望聖慈特賜詳酌其郭仲荀所謂體究

當職官失職選官承替一項伏乞寢罷不行所乞激賞
銀絹令牒逐路轉運司那融應副稍寬期限庶使東南
州軍無意外之擾吏民幸甚取進止

論罷童貫宣撫河東劄子

臣聞天下之事言之於未然則若狂率而無根言之於
已然則又緩後而無及矣近者中外喧傳皆云朝廷將
起童貫宣撫河東若果無此議則是傳者之妄而臣有
採聽不審之罪若果有此議則臣願言之於未然也謹

按貫頃在陝西專務誑誕以爲事功夤緣軍須攘竊邊
計重以賄賂至千萬億奏功第賞皆由請屬胥吏廝僕
皆位侯伯狎昵士卒隳壞軍政此皆陛下所洞知固不
待臣之縷數者也前日燕山之役不能上遵宸畫漫無
紀律洊致敗衂徘徊境上師老氣索遂使新軍悍帥安
爲巳功邀求無厭傷威倍費貫之誤國豈不灼然臣昨
論列劉延慶不當量移事親奉德音以爲皆由宣撫司
號令不一以致白溝之敗爲其引年謝事故議者不復

及之令若起自廢閒重領兵柄則不獨誕謾貪墨有甚於前日也且貫既無功於河朔尚能有為於河東乎方其壯時罪惡固已貫盈今老且病矣尚能革心自新乎古者國有大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今陛下命將興師以靖疆埸此政事之大者亦嘗謀諸衆人乎士民駭惑論議紛然夫豈妄意以為不可哉誠見其已試而無效也臣累被聖訓彈擊官邪毋憚大吏然則今之官邪亦有甚於貫者乎今之為吏亦有大於貫者乎故敢昧死

獻先甲之言庶不貽朝廷後日之悔也伏望睿斷亟罷所以命貫者别謀良帥以濟萬全之舉實天下之幸取進止

論王安中自便劄子

臣伏覩近降指揮象州安置王安中放令逐便臣僚累有章疏論列安中罪狀若令自便公論未允至今未蒙施行謹按安中昔帥燕山親見郭藥師之跋扈常勝軍之縻費金人之侵侮邀索並不曾奏報朝廷措置守禦

固寵畏禍左右彌縫以苟延歲月故議者咸謂緣燕山之役成中原之禍者童貫等倡之而安中實成之也貫等已正典刑而安中止竄遐裔已為寛恩今若引赦例得逐便則當用武之時無以懲守邊之吏矣或者以為曠蕩之恩罪垢咸滌而安中乃前執政獨不得預霈澤乎是大不然赦書明載蔡京童貫梁師成誤國之罪雖其子孫猶不得預收叙之例孰謂安中與之同罪乃遽得自便哉伏望睿明檢會臣僚章疏特出宸斷所有放

令逐便指揮更不施行取進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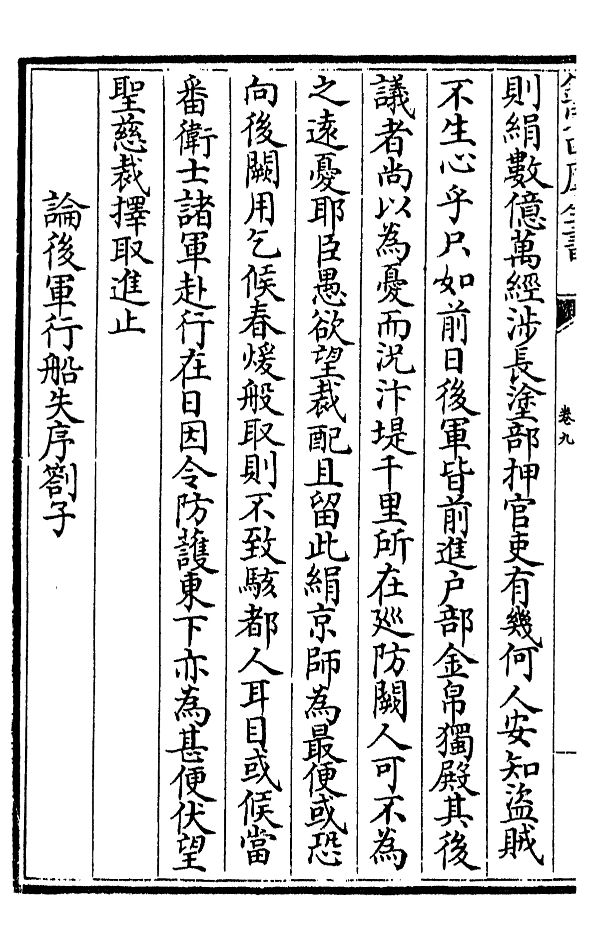
論揚州駐蹕事宜劄子

訪聞揚州近日市井買賣大段不類應天府市人畏縮闗閉店肆近境商販柴炭之屬不敢入城以此日用之物頗覺乏絶成熟飲食軍民無從收買人心不寧臣愚欲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應揚州米麪魚肉柴炭屬此冬寒販者希少可與權免税錢其商販津盤官司及門頭並不得阻抑市井交易務在兩平不得輒有喧爭仍

以牓文速行告諭不獨慰安軍民之心亦所以示仁聖
臨幸撫存德意取進止

論般取東京縑帛劄子

臣竊聞已降指揮差官前去東京般取縑帛既有此舉
惜不早令津般從駕而行也今若後時而取則有可慮
者二一則恐都人憂疑以為車駕既東復取此絹則是
未有還京之期且虛帑藏不為都城防守計也下民至
愚豈能盡知國家藏蓄但見般取此物便敢妄議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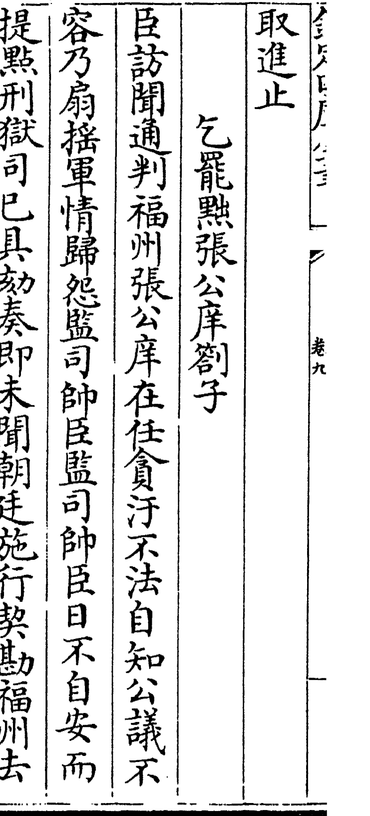


則絹數億萬經涉長塗部押官吏有幾何人安知盜賊不生心乎只如前日後軍皆前進户部金帛獨殿其後議者尚以為憂而況汴堤千里所在廵防闕人可不為之遠憂耶臣愚欲望裁配且留此絹京師為最便或恐向後闕用乞候春煖般取則不致駭都人耳目或候當番衛士諸軍赴行在日因令防護東下亦為甚便伏望

聖慈裁擇取進止

論後軍行船失序劄子

臣契勘本臺昨准御營使司劄子并降到行船次序內後軍在侍從百官及户部金帛船之後今月初三日午時以來忽見後軍衆船一併越次前進擁塞河道並不容百官依次行船户部金帛萬數浩大理合後軍同共防護今来本臺竟不依次序後軍曾無被受指揮許令越次前進若盡令人馬先行則非所謂後軍也萬乘順動獨可忘殿後之備哉兼恐户部金帛或至疎虞則為害非細不獨紊亂次序而已欲望睿明特賜詳酌施行



取進止

乞罷黜張公庠劄子

臣訪聞通判福州張公庠在任貪汙不法自知公議不容乃扇摇軍情歸怨監司帥臣監司帥臣日不自安而提點刑獄司已具劾奏即未聞朝廷施行契勘福州去年兵變絷殺帥臣柳廷俊朝廷失于究治今餘黨尚存而公庠職爲倅貳不能撫循乃緣已私扇惑諸軍竊慮禍變近在旦暮去年已是覆轍而近日建州軍賊猶未

就擒不可不戒也其張公庠欲望聖慈檢會福建提刑司所奏速賜罷黜施行以解一方危急仍乞下本路牒鄰州鞫治罷犯明正典憲取進止

奏免賜楊惟忠田宅劄子

臣伏覩近降指揮捕獲方臘赴闕統制官楊惟忠于京兆府賜官田十項官宅一所臣竊惟蕩平浙寇生獲渠魁肇自聖謨授成將帥其間偏裨佐屬各有勤勞凱旋之初第功行賞高爵厚禄皆以為意外之獲也彼惟忠

者已賅賞典超轉五官今來宣撫司保明再有陳請度越衆人賜以田宅竊謂一夫僥倖雖未足信誠恐同時立功之人各懷觖望之意蓋朝廷既開此例則無以杜絶後來若偏裨皆冒横恩則在官田宅將不勝其求矣古者惟有大勲勞則錫田賜第而祖宗以來將相大臣功德卓越者亦止于賜宅而已今睦賊就擒豈獨惟忠之力奈何特異諸將冒此踰分之賞哉前日王師撫定燕山近者勦絶奚賊將佐皆立竒功慶賞亦既行矣彼

視惟忠所獲豈不慊然皆有不滿之意耶臣愚以為破諸屬之姦革濫賞之弊使後来者不敢攀援妄有僥求宜自惟忠始所有賜田宅指揮伏乞睿斷特賜寢罷取進止

奏罷辟張恕等為諸州通判劄子

臣竊惟州置通判雖曰佐貳守臣然自祖宗以来選擇畀付目為監郡使州將有所畏憚則任屬之意深矣故雖遐方小壘皆自朝廷命之伏自近年帥臣監司偶緣

一時申請例得辟置陛下獨智遠覽以為寖失祖宗之意乃于政和丁酉特降御筆以戒在服令纔幾何時而冒法觸禁者復作矣若河北轉運司奏辟張恕通判莫州河東經畧使乞辟彭作通判平陽府是也然此特其所部之支郡耳至若知河間府詹度奏辟張公濟通判本府則又甚者也夫漕臣許辟其屬三路帥臣許辟幕府若州縣城寨之官則各有著令至于通判則無明文若為守臣而得辟置則是門下私恩之士也尚能舉監

郡之職乎且為奏辟之言者必曰選才集事乃若他州通判拘于吏部資格容有老病昏懦者今三路並邊之倅悉自朝廷選除豈有朝廷選除之人皆以為不可用而已之親昵黨友乃以為才耶夫徇私引類侵紊祖宗成憲且違專降詔旨皆近年翫習之獘不可不懲也所有張恕彭作張公濟伏望睿斷特賜改正施行其詹度等亦乞戒飭以警慢令之吏取進止

辭給事中劄子

臣先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給事中罪悔頻煩重以多病早衰自知決無可用敢圖天造未忍棄捐收之閑廢之餘置之論駁之地竊省非據已罄忱辭伏望睿明檢會臣前奏特賜許令辭免俾稍安于私義庶不致于煩言

辭免右丞劄子

令月十一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許某除右丞日下供職者聞命震恐罔知所措伏念臣智能蹇淺

學術荒疎自叨使令積有罪戾比蒙奬擢備位言責日月滋久無所建明方以曠官失職為懼敢圖誤恩躐進丞轄雖天地之賜父母之命所不當辭而臣自度迂愚非所當得深恐上辜任屬自速顛隮伏望聖慈洞照誠悃出於迫切收還成命以穆師言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所有恩命未敢祗受謹録奏聞取進止

辭免御史中丞劄子

准尚書省帖子奉聖旨除臣御史中丞不候授告日下

供職者聞命震恐不知所措竊以執邦憲糾官邪自昔
以為要官近世尤所慎選矧當國家艱難之時中外憂
疑之際儻或言路推擇得人則於時政庶幾有補伏念
某頃為臺屬嘗冒言責徒靡歲月莫効毫分乃以瘝曠
自貽譴逐雖蒙湔洗旋復顛隮比者蒙恩收之江湖流
落之中疾病衰殘之後曾未瞻於宸扆已洊叨於寵命
天地之恩何以報稱第惟已試無效豈敢復玷選除伏
望睿明察其迂陋收還成命改付真賢上以全朝廷為

官擇人之體下以伸臣子量力度德之志臣無任祈天
俟命激切屏營之至所有勑命未敢祗受謹録奏聞伏
候勑旨

薦張守劄子

臣伏見奉議郎前監察御史張守博學能文好直有守
項為臺屬蔚有士望銜恤去位今將造朝契勘監察御
史盧臣中已除左正言欲望聖慈詳酌特除張守填闕
如不稱所舉臣甘伏典憲取進止

乞除尚書省長貳與並除樞密貳臣劄子

臣聞謀之貴衆斷之貴獨今天下大政一歸于陛下宸斷惟是贊襄彌綸同德協謀者則不厭其衆且多也竊見尚書省比闕長貳而同知樞密院事亦久闕而不除雖用近制三公通治三省然文昌政事之本樞筦總兵之地各有任屬安宜久虛其位哉況近年財用匱乏民力困弊賞罰僭濫官吏猥多姦贓害民請屬成俗軍政不立邊防未完陝西並邊諸州地震彌月壓傷軍民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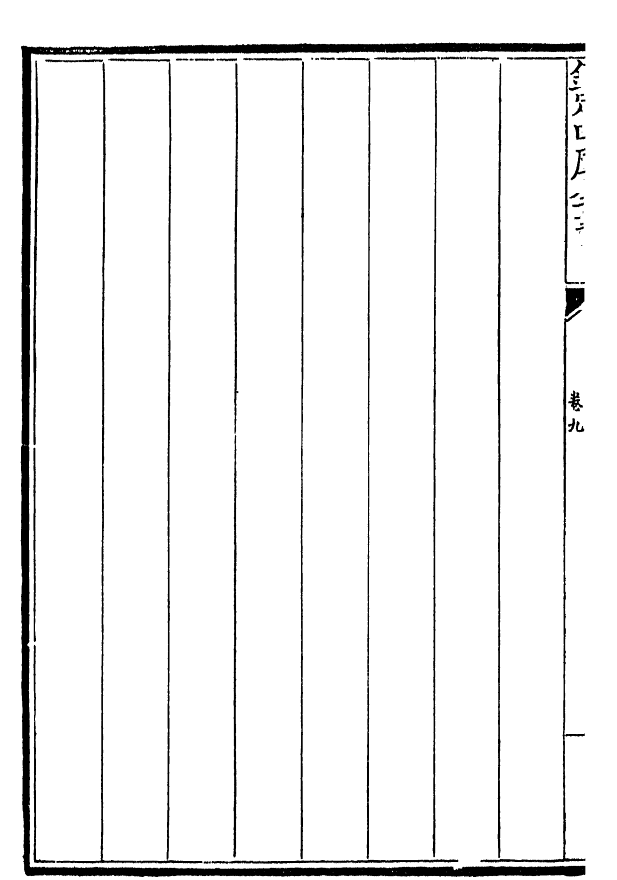
東淮南浙西積水被野有害秋稼此正陛下敷求輔佐振舉紀綱之時也臣愚伏望睿明博考天下之公議慎選當世之忠賢以補政府之闕使之上賛聖治以亮天工而熈庶績於海内幸甚取進止

上十事劄子

臣自蒙誤恩備位執法閲日滋久了無建明不獨智慮短淺言辭澀訥之故亦以陛下方圖東幸纖悉措置上關宸慮竊謂與其狂易之黷寧負不敏之罪今者駐蹕

淮甸上下安寧此正講明治道興滯補廢之時也故不揆迂愚輒以見聞昧死上獻庶幾有補聖政之萬一臣竊觀方今人才未備而政事不立法度未脩而宿弊尚存浮費不節而國用空虛賦役煩重而民力困弊命令不行而事多壅滯賞罰未明而人無懲勸賊盜繼作而吏民被害邊境危急而武備弗嚴姦贓未逐而貪暴滋多公議未伸而親黨害政凡此十事之利病實繫國家之安危安危所在變故難測以陛下之神武英斷必能

成中興之業以陛下之誠心孝友必能迎二聖之歸其事雖曰多端其要不過十者而已惟是十事之利其講之則不可不熟十事之害其去之則不可不速講之熟則是非明白去之速則立見治效欲望睿旨下三省樞密院公共討論脩復祖宗之成憲稽祭士大夫之公議下從民欲上取聖裁于以致中國之安榮于以釋異域之窺伺在陛下果斷力行之而已取進止



橫塘集卷十

宋 許景衡 撰

劄子

乞速遣李芘福建提刑劄子

契勘昨奉指揮差李芘充福建提刑陳桷别與差遣令訪聞得李芘尚未到任陳桷歴任館職省郎不習捉殺欲契勘李芘差遣如别不曾改移即乞降指揮令疾速交割職事措置捕賊不得稽違措置捉殺如朝廷已降

指揮附遞深恐淹遲不救急切欲乞檢舉再降指揮付差來人庶幾不致稽緩誤事取進止

乞速措置捉殺建州賊劄子

臣訪聞建州及本路提刑司各為本州軍賊閉城擄劫殺人再有奏報當是閉門日久事勢危急臣昨曾具事宜奏稟後即未聞朝廷措置施行伏望聖慈俯念遠方吏民危急早賜指揮只付本州及本路差來急脚子星夜齎去庶得速達免致遞鋪濡滯取進止

乞捉殺浙西軍賊劄子

臣聞辛道宗部兵浙西軍前潰散初在秀州平江府之間未甚作過自離常州至鎮江方肆焚劫殺人浙西士民大段驚擾奔迸四出即未聞朝廷措置指揮臣初料此軍既殺主將之子則已是負罪之人其勢必致猖獗今則張大已難制矣契勘知鎮江府趙子崧見帯安撫而郭仲荀見領招捉浙東盜賊事欲望特降睿旨令其速領兵分頭捉殺或其徒多是脅從則止誅首惡倡謀

之人其餘令便宜措置以聖恩寛貸不可一槩招降以長姦也取進止

再乞捉殺鎮江軍賊劄子

臣訪聞鎮江居民大為軍賊剽劫官私舍宇盡為煨燼臣昨乞令郭仲荀趙子崧捉殺蓋欲就便乗其未甚張大易為撲滅令子崧棄城而逃聞仲荀又欲招降是無意於殺賊也招降之弊臣累曾奏禀以為導民為寇莫此為甚且自今後官吏惟恐不得士卒之意而日虞見

殺此豈治世所宜有耶今來羣賊聞車駕將至淮南必奔迸四出則旁近州縣又可憂也欲望睿旨選差將卒便道疾馳前去捉殺其間或委是後來脅從之人則乞令隨宜措置以聖恩貸罪惟乞速賜施行以救彼民塗炭則一方幸甚取進止

論捉殺鎮江賊劄子

臣訪聞鎮江府羣賊聞官軍且至頗有遁逃之計其一路係本府下熟驛前此已曾抄掠今來官軍若繇真州

渡江以往則此路無虞矣其一路東走常州昨者已曾厚以金帛犒設其無備為可知若更前進則不獨浙西諸州為可慮深恐與杭賊合謀如臣前日所策也契勘揚州管下柴墟鎮亦名口岸渡江後四十里可至常州最為捷徑如蒙裁酌别遣人馬繇此路以往遏其奔衝則賊勢亦窘矣如前日官軍方事奮擊則今所遣者亦可夾攻庶幾朝夕殄滅今車駕駐蹕于此而賊在畿境非所以振國威也伏乞速降指揮即行措置使兇徒就

擒江渡通快誠今日之急務也取進止

再乞捉殺杭州軍賊劄子

臣契勘杭州軍賊初緣本路提刑高士曈建議招安仍申朝廷乞更不發兵捉殺臣平昔雖憤招降之弊然以朝廷已降指揮不當失信更不敢奏乞捉殺詎賊既拜恩命却不解甲復閉城門既而掩擊官軍拘殺提刑周格秀州守臣趙叔近繼往招安復被拘留今又二十餘日矣是用朝廷招安之恩爲款王師之計也兇徒變詐

反覆一至於此可不痛治之哉竊聞高士瞳脱身賊營及趙叔近為其廹脅皆有奏請欲乞招安放罪是又墮其姦計也尚可信哉又聞兩浙漕司財用已竭無以應軍前所須既决於捉殺則理當濟其窘急臣愚欲望睿斷特降指揮令前後所遣將兵疾速前去捉殺并乞依漕臣顧彦成所乞下發運司及兩浙東西鹽事司各以鹽錢逐急應副軍須卻令向後用本司錢撥還所貴勦除兇寇以伸國威他郡自爾不敢效尤取進止

論捉殺杭州鎮江軍賊劄子

臣昨論奏杭州鎮江府軍賊事乞朝廷措置施行臣曉夕思之若二賊止於閉城自守官軍疾速掩殺可無他虞蓋杭為二浙之腹心而鎮江為咽喉今二賊同惡皆據要地若不措置閱日滋久姦計愈多萬一交通消息一日合謀而起則浙西諸州皆為賊所據矣此在朝廷不可不深慮而早為之區處也兼訪聞辛道宗下軍賊自到平江府吳江即肆焚刼比至本府城下守臣初欲

犒設既而徇郡人之請必欲擊賊初戰雖敗繼能秉城
矢石交擊晝夜不息賊遂遁去使他郡皆如平江則無
可慮者聞所過常秀州皆厚斂金帛以為犒設而已設
有緩急果何頼哉今錢伯言已除鎮江府守及遣將兵
前去外惟杭州閉關八十日一城生齒若不從賊則皆
垂死之命也而招降捉殺二說至今未決欲望朝廷擇
其一而處之毋使合謀而起為意外之變也其平江府
官吏能堅壁拒賊伏乞聖慈行下核實褒賞不獨養其

後来銳氣亦所以為列郡之勸也取進止

乞寛恤東南劄子

臣竊見三路及京東西州縣或為盜賊侵擾或為金人殘破戶口減耗賦入無幾今朝廷經費彌廣軍須亦復不貲當悉仰於東南但東南之民比緣府庫匱乏横斂頻煩官吏貪殘侵刻尤甚今来若非盡革舊弊復加存䘏則必破產流亡或盜賊羣起意外驚擾則無復耕桑之民以應公上所須矣豈不誤朝廷之大計哉前日赦

令德音寛大而斯民未被恵澤選易守臣增置尚未就緒今来已是秋深所宜早見辦集臣愚復望睿明深念國家計用之根本加恵東南之元元應赦書所罷後来上供採買及違法租賦之類並仰有司疾速報應結絶使實恵及民申戒監司郡守按劾姦贓寛其傜役使得安居盡力耕織以供常賦仍乞時降指揮督責守禦之備限在日近了當凡東南諸路監司郡守尚有闕員去處並乞精加選擇限日赴官其沿江近要害控扼處縣

令巡檢縣尉見闕未曾注差去處並乞令監司守臣公共選擇差辟及見任人内有不可倚仗者亦乞令選擇逐急對移務在盡公不得偏徇其被移人仍不理為過犯庶使儲糧練卒各務防守如此則東南可以無虞而朝廷之財用可以無匱乏之憂矣取進止

乞救援順安劄子

臣伏覩順安軍為金人圍城危急奏乞差軍兵救援并乞糴買本錢未聞朝廷措置施行又二狀為久闕正官

亦蒙批送部依條差注竊謂邊奏告急乞兵救援及乞羅買糧草正在朝廷疾速應副豈可頃刻濡滯極邊州郡方當軍興係是重難去處令闕正官亦須破格立賞然後人肯注擬若令吏部依條差注亦恐人不願就也竊聞河北並邊州軍若安肅廣信皆已陷沒惟有順安尚能固守不屈此宜朝廷特加奬勵若有申請尤當疾速施行令來二事或如常程文字或只付之有司不蒙特與措置豈朝廷果欲棄河北耶又本軍所奏城中𣊬

糧向盡只可支持一月度至今日恐已不能固守兼得
諸道路之言順安近已殘破若果如所聞則亦已矣不
然更望睿明詳覽本軍所奏下三省樞密院疾速應副
人馬糴買本錢及措置破格差官填闕免令一城官吏
生靈盡為强敵殺戮驅逼也再若議和糴當以本錢為
先契勘發運司舊有椿管糴本錢及出賣蔡京朱勔籍
沒物産錢近併罷常平市舶二司在處各有見管錢除
椿留免役雇錢外其餘及諸色並可撥充糴本取進止

奏核劉喜張士英強勒人投軍劄子

臣訪聞開封府祥符縣百姓朱謹被京西廵檢司兵士劉喜等四人擒拽強令投軍朱謹不從而四人雜毆之既而廵檢張士英仍令執縛拷掠至累百且誣以嘗買賊人衣物於是刺隸軍籍其母阿王訴其事而祥符縣推治證左甚明臣竊惟招軍著令一切取人情願昨者有司奉行失指市井騷然陛下嘗賜戒飭矣故近日不聞招刺之擾今阿王年六十九歲朱謹無兼侍此正母

子相為命者豈樂應募充軍哉而張士英乃敢違法箠掠而强刺之其困虐無告亦甚矣近在赤邑耳目所及若不懲誡則四方之遠慢令之吏可勝治耶臣愚伏望

睿斷特賜施行取進止

奏核令丞劄子

右臣伏覩近降聖旨下河北東路提刑司取勘通判永靜軍令丞受贓不法事本司檄德州究治訪聞本州獄吏頗受請屬所鞫失實而追捕滋蔓擾及平民胥吏劉

奕乃昷之肘腋用事者就逮信宿輒得罷遣而貴紗帛被科斂者凡二百餘人越境就獄踰月弗釋此等皆無罪參對得情半月可辦何至繫留如許久耶是永静之民始則貪吏漁奪之繼則猾吏拘囚之其困於無告豈不甚哉縱釋有罪而虐無辜仁政所不容也臣愚伏望睿慈特賜申飭應勾到干繫照證無罪之人並仰取狀畫即時釋放仍令所屬督促疾速依公結絶毋致出入人罪及暑月淹延刑禁則一方幸甚謹録奏聞伏候勅

旨

乞措置杭州軍賊劄子

臣契勘杭州軍賊比已招降今訪聞逐人雖已拜命尚閉城門未曾解甲仍稱薛昂已有申請須候朝廷回降指揮方肯開門即未知薛昂如何奏請朝廷曾未報應也竊原仁聖之意不欲進兵討賊正恐濫及無辜所以招降仍加爵命者蓋為一城生齒也而羣賊反側未安却以待報為名故作遷延今閉門已五十餘日一城生

齒饑餓狼狽日俟朝廷之報若不速賜撫循不惟失招降之初指竊恐淹久别致生事杭為東南重地而土風輕脱易於從亂不可不慮也臣愚欲望睿明檢會薛昂所奏若只是乞放羣賊之罪招降之後有司不得殺戮則乞詳酌依其所請再降勅榜專差使臣星夜前去開諭羣賊速令開門以救一城垂死之命實天慈終始之賜也訪聞鎮江府兵士王貴兩曾入杭州城内下招安文字朝廷見議推賞若蒙速行賞典則所降勅榜或别

有指揮只乞令貴再往杭州所貴疾速更無濡滞

乞招捉杭州軍賊劄子

臣契勘杭州軍賊蒙詔書招降已拜恩命而不解甲復閉城門間縁陰霧輒出城戰破官軍拘執提點刑獄官訪聞秀州守臣復入招降即未見得後来如何奏報逆黨反覆如此神人所不容今来若已招安開城門在朝廷不欲失信當一切赦其罪惡不然所宜痛治以戒將来也提點刑獄官屯守城外乃為賊所刧則其才畧可

知矣豈可復倚仗耶今杭州閉門已七十五日殺傷之外饑餓而死者已不勝其多生靈無辜誠可憐憫如秀州守臣不曾奏到招降次第伏望聖慈明詔三省樞密院即行措置如合捉殺亦乞精選將卒疾速前去杭為東南都會其俗輕脱易於從亂今城門久閉援兵不至若被誘脅則皆從賊其勢益張為害大矣豈獨殺傷餓殍為可憐哉如拯溺救焚不可時刻濡滯也臣以言責既有所聞不免喋喋浼聖聽葢事有不得已者伏乞裁

擇速降指揮再契勘翟汝文昨曾提兵渡江意在滅賊後聞朝廷招安不敢進兵竊慮本官已還越州若尚在杭州城外乞降睿旨依前降指揮審度捉殺或别遣將兵亦可令夾攻庶幾必於殄滅

論杭州賊劄子

臣今月初六日入對便朝嘗以杭州軍賊為言伏蒙宣諭已係趙叔近招安賊已開門出城訖臣遂不敢更有奏禀今訪聞軍賊十月二十日閒每日開城門一兩時

辰容人出入買賣自叔近入城高士曈脫身出後賊遂閉門不復容人出入城中日為守禦之備至二十八日猶未開門如是則未從招降審矣第未知前日聖訓果得諸何人奏報係是何月日申發耶若係二十八日以後申發則降否猶未可知也契勘軍賊初變係高士曈建議招安仍申朝廷不須遣兵深恐士曈被刼入城令得出来尚復遂非只以招安了當奏聞不然亦恐叔近在賊營中為其廹脅有此奏報其實未嘗招安徒以此

欺罔朝廷耳杭州閉城令將百日招討二說朝廷未能自決是使賊徒用招安之恩為欵王師之計也杭州去行在四五百里其奏報虛實皆不可考而羣兇猖獗一至於此中外孰不憤然令朝廷重於失信則乞速降指揮限日招安解甲開門不然則速遣將兵前去捉殺彼前者已拜恩命卻敢掩擊王師仍殺提刑周格是師出為有名也伏乞睿明深念東南為朝廷之根本而杭州為兩浙之腹心若復淹遲不即措置則鄰郡視傚乘釁

而起未易制也伏乞速賜施行取進止臣昨曾具奏兩浙轉運司財用匱乏無以應軍須雖蒙朝廷應副其數未多欲乞速降指揮下發運及兩浙監事司更賜支借應副窘急免致闕事及有借貸民間之擾臣契勘鮑貽遜領鎗仗手二千人在杭州城外雖未能捉殺而賊徒頗畏之不敢出城作過近聞江南東西路制置司却欲拘收貽遜所部鎗仗手還司深恐賊遂跳梁難制欲乞朝廷速降指揮令鮑貽遜之兵且在城外劄寨聽候指

揮

乞不招安建州軍賊劄子

訪聞建州兵變殺傷漕臣及二三命官見閉城門抄劫居民本州奏請招降自非出於迫脅當是循襲近例蓋招降之說乃一時之便宜非止寇之良策也前日杭州之事勢非獲已今若踵而行之則是搢紳橫被殺傷而逆賊反受爵命賞罰顛倒莫甚於此蓋自去秋福州兵變朝廷不曾窮治遂致江寧杭州相繼而作今日建州

設更招安則習以成俗此禍未易息也況福建鎗仗手自是勁兵可以殄滅顧朝廷用之如何耳臣愚欲乞聖慈詳酌不須別遣兵將只乞指揮本路鈐轄提刑司令糾集將兵及鄰州鎗仗手許以厚賞疾速措置捉殺除首惡同謀之外其餘脅從更不究治庶幾革招降之獘他州不敢視傚取進止勘福建路見今全闕漕臣既當軍需便合應副錢糧有本路提舉常平林遹最有風幹近方減罷欲乞就便差本官權領漕事以俟朝廷選差

正官前去仍乞速降指揮付差來人庶幾不致闕事契勘新差建州通判梁澤民向曾從軍頗有謀畧或未到任欲乞指揮催促赴任共同措置捉殺

論罷李景雲等除寺監丞簿劄子

臣仰惟神考肇新官制凡省臺寺監之官無有大小閑劇皆極一時之選比年以來其選寖輕間有躐等濫進未足以副仁聖繼述之意者此不可不論也伏覩近降指揮廸功郎李景雲孫恕江大一或以應奉有勞或以

擬進御題試策各與改合入官特除監丞主簿縣從初等選人入為寺監之屬命下之日聞者惑焉今士大夫服勤州縣積累考任無慮二三十年僅得為郡守貳而睥睨寺監丞佐有終身不可得者孰謂初等選人姓名藝能素未有聞考第薦舉猶未應格而遽得為之哉且應奉有勞近例止于改秩未嘗有為職事官者而擬試御題乃是在外著撰就使文字稍工亦非多士造廷親奉清問之比也而改官除職度越累朝恩例其夤緣僥

俸遷進之速皆前此所未有也乃者卿監尚書郎或出于戚里勢家或係監當資序皆自宸筆簡汰冗濫且詔繼自今非歷寺監丞以上不除郎官少監名器增重士論悅服夫省曹監貳選格之嚴如彼而寺監丞簿冒進之易如此則是今日之冒進又將為他日之當得者矣澄源正本實在今日其李景雲孫愬江大一與寺監丞簿指揮伏望聖明詳酌特賜詔罷改用真才以待卿監省郎之選且契前日手詔丁寧之意取進止

論常朝官不到劄子

臣伏見今月初七日行在常朝官起居班内有刑部尚書郭三益吏部侍郎周武仲錢伯言禮部侍郎朱勝非給事中王陶中書舍人劉觀劉珏諫議大夫王賓俱不曾到雖汴流多風舟楫進却參差不齊然奉朝謁不可不謹也況今艱難之時禮儀初創侍從之臣與國同體尤宜守禮以示四方脱或不然是不可以無罰也伏望

睿斷明正典憲以為在服者之戒取進止

乞選差鄧州守臣劄子

臣竊見鄧州守臣兼帥京西南路自罷范致虚後未聞除人兼訪聞京西州縣累經殘破所在多闕正官並是權攝類非其人瘡痍之民究抑無所訴且日虞抄奪誠可憐憫今若謀帥得人則可以經理一路選辟官吏撫循兵民屏除盜賊且遏敵騎況已是防秋之時豈可復爾稽緩不為一路生靈計哉其鄧州守臣伏望睿旨下三省速行選除限日之官取進止

橫塘集卷十一

宋 許景衡 撰

劄子

上修德劄子

臣聞堯以天下為憂不以位為樂也今中國勢弱二聖播遷而陛下纂臨大寶適當此時非止堯之所以為憂也思所以强本圖思所以禦外患其説雖多然其大要則在陛下修德而已記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子止於

孝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皆修德之要也而以至誠不息為本故在陛下一話一言念必在茲一號一令念必在茲一賞一罰念必在茲以至於出入起居雖斯須之念未嘗不在茲也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夫如是則中國之安强可冀而二聖之來歸有日矣不然則念不在茲而誠意息矣是以位為樂也故在言動則未必慎在號令則未必信在賞罰則未必當盜賊未消而邊鄙未服如是則中國之安强未可冀

而二聖之來歸未有期也天下之愚夫愚婦尚不忍聞此言而況于陛下乎然則今日中國之安危二聖歸期之淹速乃在陛下一念之間耳臣愚伏望陛下戒之慎之始終不倦則何為而不成何求而不獲耶自古帝王憂深責重未有甚於陛下者則為陛下計宜如何哉天下願望如此而臣愚不敢不盡言惟睿明采擇取進止

乞令江寧府修城營繕劄子

臣伏見諸路州軍各修城壁涉時未久已有畢事奏功

者獨江寧府最為要切守禦去處其修城役徒不多工程遲緩若不速行措置深恐後時猝難辦集又本府昨備廵幸創置宫室比雖詔罷而議者以為因陋就簡亦宜緝而成之況在祖宗盛時若河南大名修治宫室亦未嘗廢何獨於艱難之際而不為緩急之備哉其江寧府伏乞睿明詳酌精擇帥守或專委有風力漕臣悉心措置修築城壁掇移栜宇要在不擾而事辦朝廷仍加賜錢糧度牒以助其費量立近限以責其必成庶幾有

備無患取進止

乞罷汪叔詹知太平州事劄子

臣伏聞徽州昨經方寇焚刼欲遷州城于近郊而其地褊淺且有版築之勞邦人大不便之令新知太平州事汪叔詹適有地介其間冒哀投牒必欲遷之以為已利後為臣僚論列遂罷太常博士既而除提舉官復為言者所擊尋亦報罷謹按叔詹人物凡下無他才能且多過失頃除太平守超躐資級公論弗與也前日議者以

沿江諸州皆控扼之地請精擇守臣太平既罷沈思宜得有能捍禦者代之彼叔詹者豈其人哉誠恐他日有闕誤良由今日推擇之不早也其汪叔詹欲望聖慈特賜放罷別選能吏以補其闕取進止

乞罷招降建州軍賊劉子

臣聞建州兵變事昨日急於奏稟思慮未審其言有所未盡須至再具敷奏以備采擇臣乞更不招降只令捉殺所召募槍仗手預合犒賞其勇於入賊有功者亦合

量借官資以俟奏功正授獲級者第賞仍令先次告報脅從之人喻以朝廷寬貸之意以上並乞令帥臣監司公共措置仍許便宜施行荓勘閉城令已一月比及指揮到彼則又須一月不惟玩寇長姦而一城生齒日遭擄刼設或遲久則盡為賊誘其勢益張未易制也伏望睿慈詳酌速降指揮令差来人星夜齎持前去以究仁聖軫恤遠民之意取進止

乞置揚州城外巡檢劄子

臣訪聞揚州城外累有盜賊剽刼殺傷人多憂患方車駕駐蹕天威所臨豈宜有此欲乞指揮相度城外權暫添置巡檢一二員使之部領兵級不住警察其巡檢或難得人只乞選差諸軍下隊將使臣之類取進止

乞消日講讀劄子

臣竊覩三代之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者必本於正心誠意其次莫如多聞故傅說之告高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事不師古以永世匪說攸聞然則學問稽古者

實帝王之先務也恭惟陛下紹隆祖宗之業屬茲艱難所以施於天下國家者尤在聖學蓋至誠以格物據古以鑒今使盛德日新聰明日廣則事至能應物來敢名以圖天下之治而成中興之業舉在於此矣祖宗舊制講筵多在便殿故官稱有崇政殿説書伏見已除講讀官欲望明詔涓日開筵俾之勸講取進止

乞别定扈從臣僚劄子

臣契勘本臺准東上閤門關車駕廵幸禮儀内一項依

景德元年故事隨駕臣僚逐日都一班起居伏緣景德故事係是出陸以所至官府亭驛為行宮扈從臣僚一班起居於禮為宜今來東幸係乘御船而汴河堤岸最為狹小又有衛士甲馬擁集其間深恐臣僚逐日起居班列不肅若不預行申明則臣僚失禮枉被彈糾臣愚欲望特降睿旨下東上閤門看詳參酌起居之儀務從簡易仰副仁聖御下以寛之意取進止

乞放京西路夏稅劄子

臣伏覩今年五月一日覃恩赦書節文應今來因金人所至州縣刼掠逃避人戶與免今年夏税本臺近據淮寧府宛邱縣人戶蔣伯達等狀稱今年夏税已係本縣引赦除放訖今來本縣承準轉運司指揮却令送納竊謂曠蕩之恩矜憫下民為因刼掠有妨農業遂蠲租賦寛其財力而漕臣不能上體陛下愛民之意尚復追征雖有司窘於財用而窮民在於矜卹豈可使朝廷失信於天下哉欲望睿旨下京西路轉運司應今年夏税已

引赦除放者不得輒有拘催以究仁聖及物之澤一方幸甚取進止

乞令宰執入內殿侍藥劄子

臣日來恭聞聖體微似不快臣爲在外廷無由瞻望清光入問起居及未見得醫官所進是何藥餌若聖體今已全安只乞于內殿稍避風冷衛養和氣或尚須藥餌欲望聖慈詳酌許令宰臣執政官常留一員在內殿看視藥物及御膳所進飲食因得常侍左右奉承聖訓或

有所咨訪亦可從容敷奏取進止

乞展省試劄子

臣竊見去冬赴省試舉人來自遠方值京城圍滯留道塗不敢前進久旅狼狽實可憐憫昨准指揮許令明年正月鏁院就試令來車駕巡幸駐蹕之所貢院窄小什物不備竊慮引試或致闕事欲乞詳酌特降睿旨喻以國家艱難乘輿東巡之意所有尚書禮部引試天下舉人並仰别聽指揮庶使四方多士知朝廷旨意不致遠

行勞費取進止再臣竊聞議者欲就行在先引試東南諸路進士如此則是遂棄西北多士矣天下一體豈容偏舉理實未安伏乞聖察

乞罷後苑工匠劄子

臣聞天下之事有緩急其治之也有先後聖人常先其所急而後其所緩故治得其序而治功成矣今敵勢縱横盜賊間作陛下宵衣旰食圖刷國耻節省浮費以應軍須可謂先其所急者矣至於工技之末作掖庭之所

須此其事為至緩宜在所後而有司不知大體乃欲以承平靡麗之事而修復於艱難之時若賈翊所領後苑作准備造作生活工匠是也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茲事雖小其於聖朝致治之功則為害甚大此臣所以昧死須至上凟天聽也伏況東南製作甲於四方或掖庭有須臨時置買應手可辦正不必專置吏卒徒為此紛紛也平日耕桑之民死傷流亡之餘尚能竭力以供租賦者彼誠知國家之艱難而上體陛下之憂勤

欲足兵食以安中原也故雖極勞瘁而不敢辭令若聞置官司破祿食以營技巧彼必歎息憤懣有不平之氣矣臣愚伏望聖慈深念賦入之耗減軍須之糜費凡不急之務悉詔罷去掖庭所尚宜示敦朴以革近世豪侈之習以成中興節儉之化夫豈不美哉所有八月二十一日後苑作差人吏工匠二指揮伏乞特賜寢罷取進止

乞根究法運司出榜劄子

臣訪聞京師汴河北岸有榜文曉示係江淮荆浙制置
法運司劄子申請為京城富豪之家并無差遣文武官
散江淮荆浙乞差官下諸州縣抄劄到人户各令歸業
其文武官取旨遠竄仍籍没家貲八月二日奉聖旨依
奏上件榜示流傳四出實駭觀聽臣以所聞未審昨日
蒙恩賜對未敢論列只畧具奏知退而取會所屬官司
及進奏官並不曾被受上件指揮令將傳到草本録白
頭連在前伏望睿慈特賜檢會如委有法運申請則乞

詳酌速賜改正以安士民之心如是僞冒亦乞指揮下開封府速收榜文仍賜究治施行取進止

乞復轉對劄子

臣伏覩建隆詔書臣僚轉對並須指陳時政得失朝廷急務或刑獄冤濫百姓疾苦近制每遇文德殿視朝許侍從官二員轉對雖放朝亦許封進比緣朝廷多事輒廢不講方當國步艱難修舉政事之時而論思獻納裨益國家乃侍臣之職也欲乞詳酌遵祖宗故事每月朔

前後殿起居並許侍從官轉對或放朝亦令封進以副
陛下虛已求言復祖宗成憲之意如蒙開納即乞降睿
旨自十一月朔為始取進止
乞備兩京糧草劄子
臣訪聞東京近日所管糧草不多守禦之計所宜預備
伏望睿旨下宗澤契勘合用人馬之數每月約支若干
令來倉場見在可支幾箇月其未足之數伏乞下戸部
速與那撥綱運應副其應天府人馬全然數少理合增

置其糧草亦乞依此施行庶使向後不致闕事凡此皆今日之急務伏乞聖慈特賜留神臣不勝懇切之至取進止

乞備兩京糧草第二劄子

臣今月初五日曾具劄子為東京所管軍糧不多乞令宗澤契勘合用之數下户部疾速那撥綱運應副及應天府所管人馬數少若蒙分兵防守亦合措置約支芻糧二事最為急切至今多日未蒙指揮契勘去年東京

和糴實助經費今來汴水向淺竊恐綱運漸艱欲乞詳
酌令兩京措置和糴或只坐倉支錢則公私兩便及戶
部那撥綱運應副並望睿旨下所屬疾速施行或稍後
時則不及事矣取進止

乞催促修汴河劄子

臣伏見汴河近日頓淺往來舟楫悉皆阻滯竊聞魏樓
等處決口已蒙朝廷差都水使者安自求前去閉塞至
令多日未見工役次第若已就緒則河流自當通快令

既淺澀如此當是所差官吏怠惰不力全不上體朝廷急難之意況隆祐太后朝夕東下而糧運綱船盡在下流未能前進顯屬闕事伏望聖慈詳酌特降指揮督責限在旦夕了當尚敢怠惰則乞嚴正典刑或恐兵夫不足則乞於鄰近有役兵去處就便那撥應夫或令和雇人夫多方措置要在速辦此事最為急切伏乞睿明留神取進止

乞罷詹度赴行在劄子

伏覩昨降指揮前資政殿學士詹度發來赴行在中外
聞之莫不駭愕謹按度自為小官交結近侍夤緣僥倖
馴致顯途假應奉享上之名為竊攘豐己之事違法種
種士民類能言之一昨附會姦魁首開邊隙既帥定武
尋易燕山當新邊草創之時殘虐燕人搜求寶玉織組
縑帛以為苞苴車馳肩負絡繹道路既而新軍暴横糜
費不貲蕃將驕矜已有異意而度恬然若不聞知帥閫
乃朝廷之重寄而所任如此安得無禍哉未幾金人大

舉藥師叛命中原擾攘生靈塗炭皆度輩所致也言之可為流涕雖元惡已就刑誅而度輩祇從竄逐永禦魑魅已為寛恩今若入覲行在稍加任使則傳聞四方孰不憤嘆恭惟陛下性資清明賞罰升黜蓋欲上全國體下當民心以成中興之業今度何人獨蒙召還是開邪枉之門而植憸佞之路也伏望陛下正心誠意斥遠奸欺以示好惡於天下請自度始則海内莫不忻然稱頌聖德矣所有詹度赴行在指揮伏乞特賜寢罷取進止

乞差張瑱知和州劄子

臣訪聞和州境上數為盜賊侵擾有本州通判張瑱者廉明有吏幹郡人愛戴之遂設方畧嚴守禦敵不敢犯比瑱罷去敵遂破城縱火官府民居一日而燼瑱雖以年格并知州資叙得請宮祠聞其精力未衰尚可為郡若朝廷以和州兵火之餘欲擇守臣宜莫如瑱夫用人在乎因任而已試得其成効斯可以無疑矣臣與瑱未嘗相識得諸士論如此故輒以聞願賜裁擇取進止

乞應副兩浙漕司劄子

臣訪聞杭州軍賊未殄所屯諸軍保甲計日已久糜費不貲而兩浙漕司盡所有以供億今已匱竭至于借貸民間以應軍須若更闕絶必致廢事本司曽奏朝廷乞那鹽鈔錢濟如此窘急雖蒙朝廷應副其數未多欲望詳酌更下發運及兩浙鹽事司那融應副庶免假貸民間之擾其錢仍令本司他日撥還于鹽鈔錢實無虧折取進止

乞罷錢伯言知杭州劄子

臣聞自吳越錢氏納國至今一百六十餘年其子孫顯貴甲於搢紳然未嘗有出守杭州者於此以見祖宗防微之意深矣杭州近闕守臣朝廷差吏部侍郎錢伯言伯言有風幹若守他路無不可者惟杭州則非所宜且違祖宗故事臣愚伏望聖慈特賜詳酌别選有才畧重臣以守杭州或須人馬亦乞就便差撥仍令星夜兼程前去以拯一方危急取進止

疏

論救李光程瑀疏

臣竊見近年以來臣下阿比務為壅蔽凡政事之闕失生民之疾苦皆不得聞于朝廷所以養成前日之禍伏自陛下即位首開言路以通下情故侍從臺諫官獻忠請對者無日無之而陛下優容開納見于玉色此誠二帝三王之用心也天下幸甚近者李光言事上忤威顔已降指揮落職與小郡昨日又聞李光程瑀並送小處

監當臣竊惟李光程瑀皆以忠鯁敢言陛下擢置在言路先後建白皆蒙施行識者方慶陛下得人以爲宗社之福今日偶緣思慮不審所論未挈聖心陛下憐其愚直諒其無他故李光與郡而程瑀爲郎旣正典刑斯亦足矣忽有後命竄之遐方聞者愕然莫不震駭以爲陛下初政乃是求言納諫之時孜孜詢訪委曲涵容猶恐人不敢言若一旦震怒併逐言者則是杜絶忠義之口令後雖有見聞誰復敢言耶况今元元困悴未被膏澤

敵勢縱横太原圍閉政事尚多闕失小人敢肆欺罔正賴臺諫敢言指其姦謀以杜禍亂之萌奈何偶因論議過差遽投諸荒裔耶記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蓋言舜於聽納之際善則揚之惡則隱之不加罪也至於鯁亮有守見于已試者不獨不加罪深宜為朝廷惜之今李光程瑀一介小臣似不足惜而臣所惜者在於朝綱之不振忠義之難得言路之梗塞也伏望聖慈上念祖宗優容言者之意深鑒近年壅蔽之失三復

帝舜隱惡揚善之言曲賜開宥二人者特免遠竄之罪李光乞只依近降與郡指揮而程瑀亦乞與郡於以養忠臣義士敢言之氣以爲宗社無窮之計天下幸甚臣不勝惓惓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臣職在論思苟有所見不敢隱默然僭瀆之罪臣當萬死惟陛下赦之取進止

狀

辭給事中狀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給事中乘遞馬發來赴行在者聞命震惕無所容措伏念臣頃玷從班自取罪戾祇役祠館屏迹江湖方二聖北狩既不能竭節自効洎陛下中興又未嘗奔走稱慶愛君雖切抱病何為敢圖省録首賜召還而况論駁之職朝廷妙選若付畀得人則命令惟允豈臣迂陋所宜冒處伏望睿明洞照誠悃收還成命以協羣言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臣見已起發前去淮南沿路州軍聽候指揮謹録奏聞

伏候勅旨

策問

試士策問

問昔者夫子以大聖人事業不克有爲於當時乃以其緒餘傳諸學者其徹蒙解蔽成就其器業者多矣載諸方册班班然可考也若言孝友則曾閔言政事則由求言文學則游夏以至子貢宰我公西赤原憲之徒皆卓然見稱於聖門者至於顔氏子其所以學於聖人與夫

見於行事者蓋不可得而詳考也其平居默然無異於衆人宜若愚無能為者而聖人獨稱其賢稱其學與其用舍行藏獨異於彼諸子者何也豈言行見于外者為可考而求諸内者為難言歟抑亦因其材而成就之者有異歟

問昔吾夫子抱大聖人之事業不克有為於當時乃以其緒餘授諸學者其難疑答問具載方冊今考其言若不相似然蓋言孝者多矣豈孝之道大不可一端而言

歟抑亦各有所當歟雖然此特因二三子之問故聖人答之云爾至於曾子則不待其問而語之夫疑而問焉學者之事也不請而教宜聖人有所不為然則孔子之於曾子其亦有意歟抑亦出於偶然者歟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又不知孟子之言與孔子遇曾子果有異乎否也試考諸子所以問與孔孟所以言詳著于篇

問古者英雄之君當草昧之時其所以建功立業未嘗不本於得士然後可以有為於天下夫秦漢尚矣學者

勿復道至後世亦間有人焉劉備得南陽一書生遂據巴蜀拒吳魏苻堅亦得嵩山一匹夫而遂都長安滅燕涼雖其施設措置未能盡合於先王之道然功高一時名垂後世蓋亦有大過人者後之君子或鮮儷焉諸君子試考二子之所以告其君與當時之君所以任二子者其要安在其材略孰短孰長其行事孰得孰失優劣之辨必有一言以折之者願預聞焉

問迺者朝廷罷科舉闢學校以養士迪之以經術而別

之以三舍其月書歲貢之法委曲詳盡繇秦漢以來未之聞也固足以繼志神考而比隆成周矣然嘗考諸周官凡士之欽敏任卹孝悌睦婣與夫德行道藝皆閭胥族黨之所書其科目備矣其所以書則後世未能盡曉也故將徇其名耶則有三日不食人皆以為廉士者將徇其實耶則又有出妻屏子人皆以為不孝者然則閭胥族黨果何從而書之乎今月書行藝行于學校得人之效固已著見而無疑矣必欲舉成周取士之法行於

鄉閭之間則其所書名實之際能無惑乎二者諸君講之舊矣盍以見告

橫塘集卷十二

宋 許景衡 撰

啓

賀崔少卿直躬啓

伏審拜命宸廷司刑卿寺除書四布輿議交孚伏惟歡慶恭以某官高誼絕人清名肅物展也後來之矜式凜然先世之風流抗斧兩河已著澄清之效賜環九棘益隆奬任之私貳職以來朞年于此上廣聖人好生之大

德下俾斯民不犯于有司茲用峻遷以昭丕績矧清衷之妙簡豈丹筆之能淹行謝刑官徑躋法從某猥沿游舊夙被眷存雖慶謁之未前第欣愉之無盡

又代賀崔少卿啓

伏審被命中宸執憲大理盛矣聖心之欽恤屬乎賢德之平反四方交欣萬古一嚮伏惟歡慶恭以某官學優詩禮望重搢紳赫然家聲為天下之所慕繼其世業宜主上之深知比由列棘之班特峻按刑之寄清威遠暨

風行朔部之山川和氣所薰喜動塞垣之草木兵農見于兼濟囹圄至于屢空乘軺列城澄清已效推轂多士奬拔尤精渙新渥以賜環豈時淹而俟駕再濡丹筆不失青氊在昔蘇公嘗列用于中罰于令定國當益大于高門清議所同愚言匪佞某猥沿冗陋嘗被甄收側聞除音額手增抃屬官有日崇慶無階愧畏之私敷陳罔既

賀新守啟

伏審光被制綸榮紆郡紱涓日之吉開府云初凡在庇存惟胥鼓舞伏惟歡慶恭以某官學繇清訓名重妙齡彼東魯之儒生固知所畏雖北方之學者疇敢或先夙簡清衷寔更煩使吳門父老悵態軾之不留慎水士民喜虎符之來鎮第恐追鋒之召弗容煖席之安進即要塗益攄遠業某猥沿孱陋早辱顧憐遡閫下車偶在外邑屬以負薪之疾阻修維梓之恭愧悚之忱敷宣莫罄

賀郡守啟

伏審升華祕殿作牧近藩涓日之剛視事云始勝游未遂夢尋天上之圖書和氣所薰喜動濟南之草木伏惟懽慶恭以某官高才絕俗偉望在人讀書何止于五車落筆獨驚于四座豈久淹于州縣果見擢于朝廷錦帳為郎早冠六卿之屬繡衣持節遂分八使之權賢關總蒞于諸儒冊府擅榮于三至少年同志駸駸已著于先鞭回首榮塗㦸㦸皆為其後輩獨安靜退孰測高明而況論譔職清藩宣任重深憫里閭之愁嘆一蠲郡國之

煩苛爰當暇時歴覽陳迹古來多士爭事業于青雲我獨得朋對聖賢于黄卷較其所得孰與彼多養之既完蓄之必發歳聿云暮霜風作寒願良食以自順俾斯民之有望某猥沿末契早荷眷知愧慶牘之未前辱飛牋之首及其為感懼未易敷宣

賀永嘉郭守啟

伏審榮拜詔函進職廷閣清衷妙簡侍從固已得人除目播傳搢紳為之相慶伏惟懽抃恭以某官雄文絶俗

偉望在人曩由奬知亟踐清切援毫螭陛亶惟言動之書掌制鳳池光踐絲綸之美方挺挺以自立彼紛紛而謂何萬里扶揺聊為六月之息一麾出守詎使三年之淹果蹠持槖之榮庸示賜環之意眷池塘之春草行謝醉吟指堦砌之蒼苔即迎步武益攄遠業下副僉言棊奔走塵埃侵尋歲月當休澤均于千里而編籍叨在一壓道阻且長莫從燕雀之賀書不盡意徒傾狗馬之心冬序云初氣候方凜願為宗社善保寢興

代鍾震謝石守啟

父為子隱雖聞往載之詳治本人情終賴至仁之造拜恩甚重刻感不忘伏念某賦才弗强得性尤拙偶釋鋤犁于畎畒輒參章布于校庠蕞爾何知欲造聖門之閫奧終焉無得莫探學海之淵源上負義方居懷戰惕屬私庭之詿誤繫公府以覊留交舊滿前誰是解驂之客謗讒交作居多下石之人足感動于旁觀況受鍾于天性遂形尺牘仰布寸誠雖納咎獲而弗知已非善避然

蹈水火而求免惟在疾呼豈意矜憐特垂寛貸兹葢某官聰明照物忠厚存心簡在朝廷出臨郡國坐敷美政葢嘗五月而報成留養斯民不忍一夫之失所惇崇風教樂育人材凡有所原實勸為善遂令寒賤猥被保全敢不頌詠鴻私祗戴厚徳邈矣緹縈之孝幸繼前修惻然楊寳之心敢忘後報

賀監司啟

伏審拜命中宸出使南國政事屬諸賢者輿議為之翕

然伏惟某官陳義甚高樂善不倦妙齡秀發已優翰墨之場偉譽懽騰遂入英雄之彀翺翔學省更踐師儒絳帳談經析疑言於多士繡衣持節作師表於一方天眷滋隆物望益重諒無煖席之頃即聞召節之來入據要塗發揮遠業某江湖流落簿領侵尋趨賀未遑歡悰罔旣

賀江南安撫啟

伏審誕敷帝制易鎮帥垣涓辰之剛開府云始截然一

面振江海之上游隱若長城寬朝廷之東顧歡傳四出
清議一辭伏惟歡慶恭以某官挺然高明見于施設兼
吉甫之文武足以憲邦惇郤縠之詩書果膺謀帥頃繇
烏府得請虎符豈誇晝錦之歸來正以夜衣而勤事潤
澤在物千里固已妥安精神折衝隣寇為之遠遁惟其
有備而無患是謂不戰而屈人維建業之名藩總江東
之屬郡兵民任重守將才難僉言必惟其人請觀已試
之效恭惟成命斷自清衷而況獻替謀謨有古人之遺

直進退出處爲多士之美談授鉞諒不淹時賜環即聞嚴召雲霄專席豈惟耳目之官廊廟賡歌即豫股肱之喜其蒙恩舊矣聞命躍然屬猥役之拘縻悵崇閎之綿邈莫遑參慶第劇馳情

賀鄧樞密啟

伏審渙號在廷茂恩進律密毘三事之貴峻登一品之崇傳聞邇遐聳動觀聽伏惟慶慰恭以某官致知格物以道事君父子擅名於縉紳世濟其美弟兄接踵於廊

廟人以為榮擢自聖神進總樞筦包干戈而不試置海寓於太寧維彼西戎尚勤逺畧偏師順動醜類掃平節制曲盡於毫釐報捷不淹乎晷刻維持久大之業輔成道德之威逺此酬 功濃於慶賞豈唯制勝運籌帷幄之間行見登庸躋民仁壽之域中外屬望朝夕為期某流落江湖侵尋歲月仰恩憐之甚厚聞播告而躍然屬以拘縻莫陪燕雀之賀永言嚮頌何勝犬馬之心

賀何門下執中啟

伏審顯被除書榮升左省聞者相慶翕然一辭知廟堂之得賢洵士民之被澤維時帝簡實幸寰區伏惟歡抃恭以某官有王佐之才任天下之重擢自舊學揚于要塗仰合天心咸有一德進斷國論于今三年以清慎律搢紳以寛大厚風俗懋昭偉業丕建太平比轄文昌之綱亟貳西臺之政曾未乾於詔墨已洊拜於恩綸惟其從容以和故能出納惟允贊元斗極實參喉舌之司正席台躔佇有鈞衡之命坐令動植盡出陶鎔某猥以孤

生承兹寵庇雖塵埃州縣居恨迹疎而貧賤姓名每蒙齒記側聞峻擢實抃鄙悰莫伸展慶之區區徒極望風而眷眷

代賀何門下啓

伏審光奉制書洊加恩數睿哲念舊雖久而益隆搢紳僉言前此所未有伏惟歡慶恭以某官潛心道本為時儒宗華問早藉於先朝素學進裨於元聖覩伐木之作蓋未嘗不須友焉暨命説之初其已有大過人者為上

為德非公其誰比繇天官入贊國論日常勤於三接歲或至於九遷禮意夫復何加宸極猶以為未載升峻秩用示眷懷仰惟終始之恩必極任屬之重攀鱗附翼是為千載之逢當軸秉鈞行領百揆之拜天下幸甚人心同然某比荷獎知叨升侍從嘉與動植均被陶鎔屬遠守於帥垣阻稱慶於鈞屏惟是欣誦未易名言

又

伏審肅侍鑾輿載臨龍德眷惟舊學式渙新恩實千載

之難逢極一時之榮遇伏惟歡慶恭以其官文髙典册
名重搢紳蔚為廊廟之儒臣時乃聖神之德友顧初潛
之所在宜上心之不忘千仗翠華傾臣民而就日一聲
清蹕覺池苑之生春葱葱瑞氣之襲人歴歴舊游之在
目歲律屢易治既格於承平宫僚幾人公獨居於左右
是宜渥澤特峻華遷方將疇咨登庸爰相坐使照臨之
内一歸陶冶之中仰合乾行永熙帝載某猥沿孤進最
荷曲成恭聞除音增抃丹悃念坐縻於外寄阻拜慶於

下風瞻跂鈞庭卑情不勝傾倒之切

賀何彦時啟

伏審拜命大庭升榮東觀職是論著豈惟一時文字之工卓然才能乃是異日公卿之選光生臺閣喜動搢紳伏惟歡慶恭以某官天資高明德度宏遠詩禮夙傳於家學猶有異聞父子並受於聖知斯為榮遇比校讎於秘府俄退伏於倚廬既御祥琴遂參史筆多士畏仰能仕蓋本乎教忠萬里奮飛銜訓即期於嗣事清議所屬

斯言不誣其猥以迂踈久於庇頼莫前參慶茀劇欣愉

代賀康漕啟

伏審對揚黼座祗拜恩綸陟書殿之榮名申朔方之成命凡緊庇賴舉切忻愉伏惟歡慶恭以某官風采照人文章絶俗熈寧庠序蹤居俊造之先大觀朝廷蔚有謀猷之助先職河圖之清切出臨使部以按廉綏靖一方覆育多士兵民足食已寬宵旰之憂車馬來朝益峻褒陞之數矧惟麗正上直奎躔凡清秩莫尚于兹非名儒不

可以處飛芻斡糴烏可久于漕臺揚藻擒華行入趨于司禁士論所屬愚言不誣顧以舊游方假餘照念縻官于邊闥阻修慶于賓鴻永言頌瞻實倍倫品

賀少保樞密啟

伏審孚號明廷進位亞保總籌帷之機密參㬎席之尊宗凡在陶融惟胥鼓舞伏惟歡慶恭以某官膺天之任逢時有為周旋一紀之餘拱揖羣公之上式是百辟亶惟樊侯憲于萬邦孰先吉甫基名鳳沼制勝斗樞老成

實重於典刑折衝不越乎樽俎協贊聖治已臻庶績之咸熙布宣皇威豈止四方之無侮於昭德烈克對寵光矧惟寅亮天地之官時乃左右輔弼之任貳公宏化式隆巖石之瞻當軸處中方倚巨川之濟諒惟詔冊近在浹旬夷夏屬心搢紳傾耳某早沿蹇薄最辱知憐僻處江湖莫修慶謁嘉與動植均被生成瞻望鈞庭下情無任

送沈郎中啟

伏審光奉朝恩言還帝闕解東甌之印綬政已告成望南浦之旌麾人皆戀德恭惟其官承家文采奕世聲名錦帳分曹爛矣郎官之宿繡衣出使廓然刺史之天均逸名城正緣色養父老方歌於來暮漁樵俄結於去思春草池塘悵莫資于吟咏蒼苔堦砌方有待于步趨進即清除益攄遠業某夙遊門下方爾里居屬以負薪之憂莫綴攀轅之列春序云半氣候尚暄山川悠然徒馭勤止願為宗社益保寢興

代賀范郎中啟

其官出自故家夙推賢業録徽契於疇曩況函翰以勤渠故躅已遂徒追懷于舊德素風未泯幸獲際于諸郎欣慨之私數陳莫既

代賀林兵書啟

伏審進位夏卿兼官天府詔語滋渥士論所歸伏惟歡慶恭以其官文采承家聲名蓋世擒藻西掖專機要於五人視草北門追誥命於三代雍容議論貫穿古今妙

簡清衷遠聘絶域肅將君命皇皇真使者之華坐折姦謀蹇蹇有王臣之節惟帝畿所治者千里而司馬實統於六師非有一時之茂勲敢當二者之重任張趙方宜配美吳李曾何足言維時樞衡之嚴猶有虚席會見夢卜之命敷告在庭中外所期祝願之切某叨塵法從逺守塞垣悵展慶之莫前徒溯風而增抃

賀致政薛老啟

伏審光奉渙恩進陞美秩里閭增重杖屨有光伏惟歡

慶竊以仕非為貧蓋欲行義老之將至則思引年此君子出處之常亦人臣進退之義比觀士習寖失古風耽祿忘歸以身徇物或青霄得路方日蹈于危機或白首投荒猶未離于罪籍死生契濶妻子散離雖富貴初樂于平時而憂患難堪于晚節得不償失辱多于榮彼聞高風不無甚愧某官所操彌約陳義甚高生逢盛時力辭美仕不顧儻來之軒冕徑尋歸去之田園林下一人而令始見人生七十于古亦稀而況優游琴樽左右孫

子風波遠矣無可畏之簡書里社依然有必恭之桑梓凡人未見一可而公獨能兩全不有得乎豈能如此屬真人之御歴覃慶賚以在人雖曰退休亦均渥澤不獨俯優于耆舊盍將少激于貪婪凡與見聞舉皆欣躍顧惟孱陋夙被眷存方抱憂哀莫伸燕雀之賀永言嚮頌何勝犬馬之勞

代賀許觀文啟

伏審誕孚渙號榮拜茂恩陟祕殿之隆名峻留都之重

寄傳聞遠邇聳動搢紳伏惟歡慶恭以某官有王佐之
才任天下之重持循一節翊戴五朝忠言嘉謨四方之
所傳誦仁心義問多士以為依歸頃辭政機得請宮鑰
綏懷强敵坐折奸謀約束洪河俾无怒溢上寬憂顧屬
我老成恭聞詔音實慰民願擁兩河之和氣溢全魏之
歡聲矧聖賢方急于經綸而民物有待于康濟眷樊侯
之在外式遄其歸嘉傅説之欽承爰立作相當使照臨
之内一歸坯治之中公議所期斯言可必某猥沿疎薄

夙荷眷知屬假守于邊州阻祗慶于鈞席惟是欣頌未易名言

賀吴唐彥啟

伏審光被渙恩躐升華序伏惟歡慶恭以其官寓武于文作忠以孝力戰西陲葢嘗一月而三捷論功北闕庶幾閱歲而九遷喜溢廷闈光生壁壘亨塗寖闢遠業可量某屬縻簿書阻慶齋閣顧寸懷之增喜非尺紙之能宣

代賀林顯謨啟

伏審光被制書載升廷閣任賢樞筦允為廊廟之名臣進秩庭闈是乃朝廷之盛典除音始下輿議交孚伏惟慶慰恭以某官育德直方受材宏博兄弟操履有先世之風流文章流傳為後學之師法踐揚中外茂著事功上被一人之深知獨號五朝之舊德屬慶嗣登延于右府而秘職特峻于西清是謂異恩式昭盛事矧當君臣千載之遇必極父子一門之榮帷幄運籌已克承于舊

物屏風隅坐豈專美于古人召擢之期倚立以俟其恭聞成命屬守邊州雖慶謁之未前第欣愉之罔斁

賀張幾仲啟

伏審榮拜朝恩欽承天詔再畱北道謂謀帥實罕其人進直西清蓋念公久勞于外歡傳夷夏鼓舞兵民伏惟歡抃恭以某官德宇清深天機駿發果藝從政兼孔門二子之長文武憲邦具周室總戎之美受知仁聖出鎮河闗外護百城指形勢于掌上旁制强敵得動息于目

中人材各引其所長吏事無細而不舉惟其亹亹忘倦
政自恢恢有餘措疆埸于妥安寛朝廷之憂顧曩繇眷
奬亦既借留殆至七年之淹尚諉一方之寄並推異數
斷自清衷彼增秩賜金雖有守臣之故事然受鉞分閫
未聞成命之再申洪惟元功獨出前古告成於上當錫
誓于山河式遄其歸即賡歌于廊廟某海隅賤士門下
庸流犬馬戀軒忽焉再歲燕雀賀厦敢後此時屬猥役
之坐縻悵願言之未獲其為悚惕未易殫敷

代賀蔡顯謨啓

伏審拜恩中禁進職西清詔目四馳士論胥協伏惟慶抃竊以新外朝之實構儲先帝之聖謨倬乎雲漢之章煥如龜洛之出涖職于此其人可知乃有英才來符睿選恭以某官才高華胄名重妙齡探術業于聖門謹義方于公家他日獨立常趨學禮之庭三年一飛遂奮冲天之翼比淹書局密簡宸衷載升延閣之榮躐處從班之首而况對宴閒之玉色奉講讀于金華蓋能仕本乎

教忠而銜訓可以嗣事君臣千載之遇從古罕聞父子一門之中于今為盛某早沿涼薄嘗荷眷知側聆新除倍欣鄙抱屬塞垣之有守慶台席以無階愧畏之私敷陳罔既

